

擒

霸

記

王 彬 州

這是抗戰初期，我在陝西作縣長時的一段故事。

先說作縣長的動機。抗日戰事爆發，我抱着與敵偕亡的決心，回到華北組織忠義救國軍，利用天津租界，訓練學生幹部，一批一批的派往冀中之棗強，魯西北之平原、恩縣一帶，參加地方武力，頒發官銜印信。經過半年的經營，總部決定設在距離鐵路較遠的棗強，正當我在平原恩縣一帶巡視張棟臣司令的部隊之後，即要前往棗強時，匪共劉伯承率領數千人，從太行山家突狼奔，直馳棗強，將之佔據，並將當地忠義救國軍包圍繳械改編。時在廿七年春夏之間，匪共真面目尚未完全暴露，我乃問道輾轉回到武漢，請求中央向匪共交涉，讓出棗強，交還人槍，劃疆合作，共同抗日，這當然是毫無結果。直候到武漢撤守前幾日，才轉往舊遊之地西安。

在後方想找一個對抗戰有實際貢獻的工作，我選擇了地方行政工作，而地方行政工作，作縣長比作專員更直接領導民衆，爲名符其實的一級政府。我想如果能將一個地方民衆組織掌握起來，敵如來犯則可協助國軍作戰，萬一淪陷，就地變成敵後武力，足以擾亂威脅敵人；不論敵人

來不來，都能清除匪共活動，不容其在當地方立足。

當時陝西省政府主席是蔣鼎文先生，民政廳長是王德溥先生。廿八年春間，我奉派往蒲城任縣長。臨行之前，蔣主席簡單告訴我此去任務云，蒲城是指揮河防的軍事基地，而地方封建勢力太強，要我去加以整理，使之就範，好與軍事配合協作，任務重大，責任艱鉅，要努力去作云云，並給予便宜行事之權。

二

茲有先將當時蒲城縣的情勢加以說明的必要。就人口與田賦論，陝西省向有蒲、富、臨、渭、四大縣之稱（蒲城，富平，臨潼，渭南），蒲城居於首位。實則自隴海路貫通之後，渭南之重要，超過了蒲城，不過說成了習慣，仍稱蒲富臨渭而已。唯就抗戰前後的人物來說，蒲城確可以稱雄，尤其在軍人方面，陝西的大軍人，岳維峻，楊虎城，郭堅，井岳秀都是蒲城人；而文人方面則有李儀祉，寇遐（勝浮），李元鼎，也都是時名人。所以蒲城素稱民性强悍，科第鼎盛。在陝西也有「刁蒲城，野渭南」的諺語。

因爲是楊虎城家鄉的關係，使蒲城爲一處最難治理的地方。楊虎城主張寄儲武力於民間，好

使他成爲陝西王。蒲城民間據說有槍枝二至三萬枝，主要掌握在楊的舊部孫輔丞、韓寅生等之手。縣保安隊在戰前槍械精良，擁有機槍、山砲，足有一營兵力。雙一二事變後，楊謀叛被擒，縣保安隊被東北軍之糧自新部全部繳械。當我到縣時，保安隊僅有殘舊步槍百餘枝，據云係地方上拚湊而來。縣政府有警察廿餘人，只有步槍一隻，於站崗時，輪流使用。而東西南北四區，有四個區長，下設團部，爲符合法令，書面上稱保安分隊，表面上有槍三五十隻，實際上所能指揮掌握的民間槍枝，上百倍於此數。幹弱枝強，本末倒置，縣政府毫無憑藉，若是任縣長者再不自振作，其處處須仰土豪劣紳的鼻息，戰時政令不能推行，自不足異了。

戰時政令最重要的是要人民出力、出錢，以支持戰爭，所謂有力出力，有錢出錢。也即是出壯丁，服兵役，和完糧納稅，這是國民的起碼義務，也是地方政府的基本工作。從這兩項起碼義務來看，當時蒲城是有意規避的，甚至可以說是對政府不合作的。有兩項數字，最足說明這種情形。第一，就人口言，民國廿五年以前，蒲城的人口是十六萬數千人，已然並非確實，到了廿七年，忽然減少爲十三萬三千餘人，其爲通同舞弊，有意規避出壯丁，至爲顯然。第二，蒲城全年

田賦爲三十一萬六千餘元，民國廿六年，陝西全省積欠田賦九十四萬餘元，而蒲城一縣積欠達六十二萬餘元。一縣積欠超過了全省的三分之二！

使情形更複雜的，還有共產黨的活躍問題。雙一二事變，原係楊虎城勾結共產黨聯合包圍張學良所造成。匪共要人南漢宸曾任楊虎城的秘書長，匪楊關係素來密切。在楊的家鄉，共黨思想亦就時髦起來。蒲城的小學教員中，有數十人是陝北受訓歸來的，蒲城中學一度爲民先隊所掌握。在楊的家鄉孫鎮鄉辦了一個私立崇實中學，校長王允卿自稱是脫離共產黨份子，以便在地方辦學，但據調查他並未脫離共產黨，他是本地共黨活動的指導人，同時又是匪共勾結地方勢力派系的橋樑。陝北匪共與當地封建勢力的結合，其問題比起來表面上規避出壯丁，積欠田賦，尤爲嚴重。萬一河防危急，他們會聯合起來，威脅國軍，造成最不利的形勢。這即是當時蒲城地方的一般情況。

三

針對上述情勢，要想達成任務，這問題頗不簡單。究竟先從那一方面下手呢？要整理田賦，催收積欠，而田糧冊籍掌握在四鄉幾百個書吏之手，縣政府並不知道誰欠，誰不欠田賦。要整理保甲戶籍，而保甲聯保機構成爲土豪劣紳所操縱的工具，正人君子以擔任聯保工作爲可恥，去之惟恐不速。要爭取青年領導思想，必須整頓教育，而教育行政本身充滿引起青年反感的現象。要剷除封建勢力，更是赤手空拳，無能爲力。

然而既爲一縣之政府，政權在握，只要善於運用，這一切問題總能有辦法解決。要推行政令，根本上必須有威信。要樹立威信，作到令出唯行的境界，必須有健全的行政機構，尤其基層的保甲機構；要建立基層機構，組訓民衆，必須將民衆武力掌握在縣政府的手上，而不是聽命於土豪劣紳。分析當時實際情況，要立威樹信，應當

選擇一最劣迹昭彰，聲名狼藉之土豪劣紳封建勢力先行開刀，既可殺一儆百，又可爭取民衆與青年之信仰，然後方易組訓民衆，進行領導青年思想。

省保安處長徐經濟來縣觀察，經詳細研商後，決定先解決「與鎮王」張子柏。自此次會商後，我經過兩個月的佈署準備，將與鎮王的武力解決，將張子柏拘捕起來。

四

張子柏是與鎮商會會長。與鎮爲蒲富一帶的棉花集散地，商業相當發達。張爲會長以保衛商旅地方爲由，自編商團，擁人槍百數十名。他以商會名義，自行訂立辦法征收商捐，戶捐，又在商會處斷商民訟案，所以蒲城人都稱他爲「與鎮王」。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土豪惡霸。陝西省政府曾屢次以擅設商團爲非法，令他解散，他都拖延不理。張爲人粗鄙不文，識字不多，但却工於心計，而且作事機警有魄力。大凡土豪惡霸之能成爲豪爲霸，多少必須仰仗官府力量，與官府相勾結。與鎮商團之能以抗命存在，還是由於縣政府之不敢執行或不肯執行。不敢執行是怕發生變亂，不肯執行多是受了賄賂，常常二者兼而有之。

我的法專同班同學蒲城正紳任謹堂兄曾告訴我一故事。我的再前一任縣長某君，張子柏以「法幣毛了，貨價必漲」的理由，勸他作棉花生意，某君說沒有本錢。張子柏說縣長不用拿本錢，只要算上一股，我替你做，準賺不賠。過了一個多月，張送一筆錢來，說這是縣長應得的股利，某君欣然收下。又過些時，又照送錢不誤。這自然是行賄受賄，不須解釋，某縣長却以爲是作生意賺錢，不算犯法，有時因爲公事，也對張子柏打打官腔。不料有一次某縣長召集紳團開縣政會議，當宣佈散會，人尚未走之時，張子柏拿出一大包法幣，走過來交給某君，說：「縣長，咱們的棉花生意又賺了，最近花價很好，這是縣長應當分的紅利」。在座紳士神爲之愕然，縣長弄得面紅耳赤。張子柏秘密送過兩次錢之後，拿住了某君的把柄，這一次有意公開其事，俾衆週知，以折服某縣長，使之俯首帖耳就範。惡霸手段之毒辣，可見一斑。凡是土豪劣紳，要魚肉鄉里，或者奸商要法外圖利，無不千方百計向主管官吏進攻，使之納賄，他們最怕的是不受賄的官吏，一個官吏一旦收受賄賂，則不久即太阿倒持，事事須聽命於此土豪劣紳了。

五

張子柏也會對我作過一次試探。縣府毫無武器已如前述。我就任之初，爲瞭解縣境形勢，四鄉情況，時常騎個腳踏車，帶兩個隨從在鄉間跑，兩個隨從只帶一隻手槍，還是專員熊正平送給我的。一日張來謁見，談完公事，他說：「縣長，我看你常常下鄉，你的隨從連匣槍都沒有，萬一出事，怎麼得了，我們商團有的是匣槍，我選四枝給縣長用吧」。我說：「謝謝好意，我不須武器，我是一縣之長，誰敢把我怎樣。我不會槍法，我的隨從也不是槍手，有槍也用不好。假設有人敢對現任縣長加以危害，那這一地方，甚至一縣要倒了大霉了。」後來，郵電檢查人員查出張子柏給北區區長何景侯的一封信，大意說，這個縣長與已往幾位縣長都不同，咱們遇事要小心了。

爲解決張子柏及其商團武力，我費了兩個多月的時間來佈署，籌劃。第一我要瞭解地方派系的恩怨關係，第二我要徹底瞭解那種武力可以把握使用，第三、有那幾個人可以共機密，及其能共機密的程度，第四，採取那一種方式。

在地方派系之間，張子柏和北區何景侯最接近，而與東區孫輔丞等頗有宿怨，保安隊大隊附陰雨蒼是孫的部下，爲解決張子柏，則保安隊可用。可共商機密的，只有我帶去的兵役科長王斌舞，和縣黨部書記牛春詔（非本地人），一個爲

我計劃軍事行動，一個爲我調查分析人事關係。此外社訓教官湖南人劉君也可以半共機密，而義勇壯丁常備隊也是可用的力量。

至於解決的方式，當以調虎離山，令張帶隊來城，收繳其武器爲上策。情況明瞭，計策謀定之後，我召張子柏來，出示省府解散商團的命令，並將過去案卷，以前省令，都給他看。他並不能閱讀，不過事實上，省方對商團的意見和動靜，他早已瞭然。我告訴他，我看最好將商團改編爲保安隊，仍由他兼任分隊長，仿照四鄉區團的辦法。因爲與保安隊都有積怨，他不肯接受——這原在我意料之中。我又提另一辦法，是改編爲義勇壯丁常備隊，由他兼任隊長。他表示這一辦法比較好些，但要求直接歸縣長指揮，不隸屬總部。我答應加以考慮，也叫他回去詳加考慮。

過了些時，我又找張來面談，表示同意將商團改編爲常備隊，直接歸我指揮。張欣然接受。我再告訴他應當擇一日期，由他率領來縣府，經我點名檢閱後，即發給印信，正式改編。檢閱日期，我定在七月卅日。我選擇這一日期的理由，是在這一星期的時間，第八專員區的保安隊集合在蒲城受訓，地點在北關蒲城中學，利用學校放假時間。保安處徐處長，八區熊專員均來蒲城，全區保安隊在此集訓，我可以更有把握，使本縣保安隊聽我的命令。萬一我所計劃的繳械解決失敗，也有足夠的力量來鎮壓，不致擾亂地方治安。

廿九日，召集保安大隊附隊兩營，社訓教官劉君，政警隊長夏君等分別給予密令。我佈署武力的對象分三部份，一部份是商團來城受點的人槍，一部份是張子柏近身帶短槍的隨從，一部份是留守在與鎮的商團。這三部份最可顧慮的又是人數最少而貼身跟隨張子柏的隨從。

卅日九時許，張子柏率其商團之半數五十餘人來城。一清早，用電話詢明張隊長出發的時間人數後，保安隊一個中隊由韋樹賢率領，劉教官和夏隊長同往，由南路另一路線，馳赴與鎮。城

內招呼週旋該商團的是由兵役科長王斌舞出面。我隨即召集訓話並點名，訓話後，令開至縣府隔壁，保安隊休息吃飯。然後邀張子柏到縣府後進，我的臥室外間的客廳談話並便餐。於此我要補充說明一句。當時內人和子女都住在重慶之北碚，只我一人在縣府，否則我也許要換另外一個方式搞他了。坐下來，我首先脫下中山服，叫他看我的手無寸鐵好使他放心，我說天熱，勸他也脫下中山裝，意在看他身上是否帶有武器，等我查明，他並未帶武器，我也放心不少，免得動手後，直接對我的威脅。

至於張的四個帶短槍的隨從，則安置在收發室休息便餐，安排了四個人陪他們，另外四人準時間機會，持槍進去，各對準一人，由原在室內的四人摘下其武器。這四隻短槍是由專員公署借來的。

張坐下談改編事，我告訴他編爲一常備隊中隊，他以爲是一總隊，我寫給他看，他也不認識，解釋半天，才弄明白。此時保安隊部已先行動手。等菜飯擺好，請團丁們去吃飯，自然須將槍架起來，一聲令下，保安隊兵舉槍包圍，他們只有束手就擒，俯首聽命了。

而所顧慮的四名短槍隨從，雖然也順利解決，却引起一場虛驚。除大隊附於解決了團丁之後，恐怕縣府力量單薄，派其隊員持短槍著便衣者數人馳來相助，先到收發室，裏外一齊動手，解決了張的四名隨從。惟收發室與縣府二堂改爲合府辦公的辦公廳相鄰近。事前爲保守機密，對於不參加行動的人員均不使之聞知，所以連我的秘書和一二科長都不知有此事。此時辦公人員看見幾個人持槍從收發室向後院跑，大爲驚慌，以爲兵變，也紛紛奔逃。前面我會說過，縣府警察只有步槍一支，這次也派了用場，交給一個槐春山持槍站在後院門外。爲防備萬一張的隨從未能解決，向後院來，我告訴他如有不認識的人持槍前來，要立即開槍，並射其要害。槐春山見有便

衣持槍人向後院跑來，他立即舉槍射擊，而不知來者是自己的人。不幸中之大幸，這一隻破槍，連子彈都是廢物，射擊不響，來人急忙報名是保安隊，才讓他過來。

我正在與張子柏談話，飯菜已經擺上，忽聽人聲嘈雜，多人向後院奔跑而來。我急忙出室觀看，見是縣府職員，有秘書在內，我趕緊高呼：「是有警報嗎？」並示意鎮靜。呂秘書說不是警報。（縣府後院距城牆不遠，遇有警報，縣府人員都由後院跑到城牆下防空洞躲避），正在此時，有兩個便衣持槍奔來。這時我想，這兩個如果果是保安隊，即是我的計劃成功了；如果是張子柏的人，則我反將成爲他的俘虜了。於是我厲聲叱呼：「站住！幹什麼的？」這二人立即垂手而立，並答復云：「保安隊」。我這才放下了心。一剎時我的隨從宋永祥跑進院來，我問解決了嗎？宋說兩處都解決了。

這時張子柏已經明白了一大半。我入室後勸他穿上衣服，他問這是怎回事啊？我說奉命收繳商團槍枝後再改編爲常備隊。他說：「只要縣長早說一句，我早就繳上來了，商團還有槍械呢。」我說：「恐怕你下邊人不肯聽話，不用再勞動你了，現在請你到前面政警隊去坐一坐。」他說：「縣長，這不必了，槍已收了，何必這樣。」我說這是奉命辦理，將手一揮，幾個士兵將他架走，隨即拘押起來。而我預備好請他吃而尚未吃的菜飯，還是送到看守所去請他吃了。

十二時接與鎮電話，也順利完成了任務。他們到了與鎮，分成五隊，同時發動，佔領了商會團部，和四門城樓。只有東門上，有一團丁，見狀奔，逃保安隊士兵開了兩槍嚇阻，其他各隊均未發一彈，順利達成任務。

將此與鎮王惡霸捕解決後，立即電話通知四區區長，也即是四保安分隊長進城開會。此時張子柏案已傳遍全縣，有的震恐，有的稱快。下

午四時，四大巨紳——區長——來到縣府，我簡單說明奉令取消商團，現已執行，至於區長制度，早不存在，四鄉設區團，雖稱保安分隊也不合體制，無此必要，應當取消。他們都異口同聲，表示同意，願將人槍，交給縣府。十幾分鐘的會議，剷除了四大藩鎮，解決了多年解決不了的問題。

六

以上所記是從我當時日記中的記載編寫而來，所以時間、地點、人名尚能寫得出來。自從擒捕了這一罪狀昭著的惡霸之後，威信大著，一切政令都能順利推行，也頗有幾件值得追述的事蹟。第一、是調整聯保主任以及重要保長，對於地方正紳之不肯作聯保主任者，我親自登門拜訪，敦請。這樣將聯保主任更換了三分之二。第二、進一步編組義勇壯丁隊，將豫西別廷芳的一套口號和辦法抄襲過來；口號是「槍不離人，人不離鄉」，辦法是，各保編隊，自選隊長，夜間巡查守望，聯防會哨。這樣將全縣編起來八千多壯丁，登記了六千多隻槍。據縣人自云，是年冬間確能夜不閉戶。第三、將小學校長，小學教員之有思想問題者，在暑假期間，撤換了八十餘人，並採取以組織對組織的手段，積極推動三民主義青年團，吸收青年。當時陝西青年團主辦人是現任國大代表楊爾瑛兄，曾經給予我頗大的支持。至於前述假稱脫離共黨，而實為共黨與地方封建勢力之橋樑的王允卿，於廿九年春間，當我往重慶中訓團受訓時，不知被何人——可能是反共人士，在路上狙擊斃命，共黨領導無人，勢力迅速萎縮下去。

第四、也是比較更困難的工作，是強迫全縣幾百個書吏將他們世代相傳的田糧冊，公開造報，交給縣政府。這是他們的世襲特權，也是他們生活的財源，如何肯交出來，所以非用壓力不可。我把一座關帝大廟騰空，然後用傳票、拘票，

將三百多名書吏，一齊傳進城，關在廟內，命他們造報所經管的田糧冊。給他們預備比較好的伙食，並準許吸大煙，（當時陝西並未禁煙，而且曾一度實行公賣），凡是早造報者，可以早日回家，並可得獎，造報不出來，不准回家。這樣居然只費一個多月的時間，將田糧冊收歸縣府，革除了歷年傳下來的不良制度。這一年征收田賦的結果，超過了預算的百分之百，因為有許多隱瞞不實的賦額都擠出來了。至於歷年積欠也收回了八成以上。從此以後，蒲城的田賦便容易收齊而甚少積欠了。現任國大代表及退除役官兵輔導會

副秘書長韋德懋兄於民國卅四、五年曾任蒲城縣長，據他對我說，蒲城的田賦後來很容易征收。總而言之，以後推行政令的成就，可以說是都從剷除惡勢力，立威樹信為起點。到了廿九年秋間，河防情勢穩定下來，我在蒲城該作的事，也都推行了，縣長的閱歷也嘗够了，遂請求辭去。後來奉命創辦陝西企業公司，回到經濟事業的本行，次年又轉到中央財政部。然而這一年多縣長生涯，是我這一生頗為快意的一段歷史。中外雜誌發行人王成聖兄屢囑撰稿，因翻出昔日日記，草此擒霸記，用以報命。

法律顧問啟事

茲由中外雜誌社聘任本律師為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如有侵害其信用名譽權利及其他一切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保障之

介景新律師事務所

臺北市信義路三段一四三號之三
電話 七二二七二四

中外雜誌所發表文字，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